



青山粉絲廠

溫明著

瑋業出版社

青山粉絲廠

瑋業叢書（14）
青山粉絲廠
(Castle Peak Fensi Factory)

作　　者：溫　明 (Wan Ming)

封面設計：陳家瑜 (Chan Ka Yu, Kylie)

出版社：瑋業出版社◎

香港北角屈臣道 4-6 號海景大廈 B 座 611 室

Mighty Publishing Company

Room 611, Block B, Seaview Estate,

4-6 Watson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印　　刷：特藝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屈臣道 4-6 號海景大廈 B 座 611 室

出版日期：二〇〇六年八月

售　　價：港幣五十元

國際書號：988-99213-3-2 / 978-988-99213-3-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三十年一段無聲的總結（一九七五—二〇〇五）

走出青山粉絲廠

路 雅

寫得不好的詩是一種錯落的語言，這幾乎是每一個從事創作人必經的階段。溫明令我驚喜的地方不是他探索的成功，是在他創作的歷程中可觸的嘗試，那種不斷地自我否定與不甘現狀的心態往往迫使詩人陷入一個既痛苦又不能自拔的景況，他的掙扎，在早期的作品中形跡可見，例如「搖搖橋」，「輕功風」，「紅豆小手」，「乖的山坡溜啊溜」，無論在體裁上或內容的選取，溫明都作出大膽的嘗試。

詩講求純粹、語言節奏。界乎美感與真實，這些基本的要求，在溫明早期的作品中，全部都被他摒棄門外，我們不難理解他用文字處理「詩」這種感性的工具時，因初臨這瑰寶殿堂的繽紛撩亂，促使他急切地作出各種不同形態的嘗試，這種近乎複式的練習，令他往後的日子裏一直都沒有緊抓單一的創作模式，由此可知，他是不知道詩的純粹，只是讓自己在學習的過程中有更廣闊的空間，想不到這竟成了他日後最大的成就！

〈彌敦道・白燈籠〉這篇兩元題的詩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夠膽這樣寫的同期詩人，恐怕只有溫明。

彌敦道

完全屬於香港的

一段生活感覺

沿旺角到尖沙咀

引人入性的夢境

……

或許很多的葬禮

熱鬧地乘風舉起

一點一滴

欲明欲滅的

白燈籠

但抱歉地說一句，「彌敦道·白燈籠」沒有令人驚喜的意外，嚴格來說，應是預期中失敗的嘗試。

「剪紙鶴」是早期作品中我認為較可取之作，整篇詩文充滿幽古之情：

仙人的掌聲那松濤

一張白紙中將你引渡

為下一局棋

.....

楚河啊太深太冷太清清

太清清太冷太深啊楚河

.....

誰家天台是幽州台？

誰個納涼的是陳子昂？

誰口邊哼着的是登幽州台歌？

整首詩的鋪排是給人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尾，從刻意營造的連想走向時間驟跌的變易，最後一句倏忽進入了現實世界：

你就可以飛

向，密麻麻的

——天線

音樂是詩的昇華，而詩又蘊含音樂，如果詩沒有節奏，便成了分行散文。溫明沒有刻意追求詩的音樂節奏感，在他早期的作品中甚至搗毀了詩的骨架和形態，多種極之放任的創作方式，在在顯出其不受傳統外在型式和意識內潛所規範，但由於技巧的不成熟與經驗之不足，此時期的大部份創作都自然地流於失敗。我們可以看看以下的一篇〈斑馬樹〉，即使篇前已經有一段過百字的小引，仍是很難讀通它要表達的訊息：

風，依然闖紅燈

依然失事依然是一株斑馬樹

老黑蟻和那些夢

想依然闖不出

人世間的空郵，或者海運

在書末附錄的訪問中，溫明表示：「詩，只有美的詩，不美的詩；好的詩，不好的詩，」由此可知，他從未把詩立下定義，「青山粉絲廠」這篇詩作據作者表示，青山是他度過悠長童年的地方，當然，一個孕育成長之處，今天回首，可能已改變得面前非，難免今日他把寫詩的孤獨代入了昔者在山間遇到的白髮老嫗：

剛巧遇上了黃昏

彼此沒有招呼半句

一種頭也不回的心事彼此都很了解

他說出版此詩集的心情就像「青山粉絲廠」所描繪的一樣。而這份孤獨在「穿名牌的木乃衣」再次浮現。名牌，象徵文明的產品，木乃衣，古代尊貴的人物，也是文明的象徵，今古兩種人與物串聯在一起成了極荒謬的嘲諷，古今由來文明帶來的隔閡始終沒有改變：由一個穿上名牌的木乃衣開始？

精品店內隔世的冷氣

散發出冷冷清清的氣氛

四周的人對有關問題

似乎都沒有太多的回應

偶爾幾點刮咗驚起的聲音

在我們絕緣的城市裏

響起超額的

共鳴

從生活的體驗和衝擊出發，使溫明的詩篇起了重大的改變，在他來說，再不是詩固

有的格式和繩規的追求，而是生命本身與時空溶合的革命，我們很難假設這革命的震撼有多大，但可以感受到那種深沈的親切，溫明帶領我們進入他重投生活的質感比甚麼都重要，此期間的作品有「露宿的有巢氏」，「筷子琴手」，「路過的乾濕樓」，甚至「中年人的一次偶遇」：

只不過多了一個倒霉的人

人家遺興的浪漫釣魚季節

他竟一不留神

就把整個湖也釣上來

讓他躺在魚簍裏面

白白的乾渴死了

一次最大宗的誤殺

看著錶

發覺再培訓的課程已過了大半

呆在街景的中央

寫一個中年失業的低技術工人的無奈，不從正面去描繪，相反用釣魚來比喻他給老闆炒魷，尤以「人家遺興的浪漫釣魚季節」，成了極之諷刺的一句。

前面說過溫明習詩是從廣博的路向開始，而風格與內容的選取及開展的寬度亦盡其所能，大部份的詩作都是實驗性居多。

反璞歸真之後，溫明近期詩作圓熟，滲入生活的實踐，即使描寫輕輕帶過的小節，亦使人產生深切的共鳴，很多寫詩的人夢寐以求的，他卻一揮即就，而節奏、技巧、語言、因有多年習詩之練，已臻渾然天成。試看以下這篇〈白鳥黑河〉：

象腹隆隆的火車廂

新城市那邊壓擠過來

擠牙膏的手勢

窄窄橋墩下

用力擠出一條黑的沙田河

當半天車聲啾啾都碎了下來

河面震落的水漣

綻放成黑色的小花環如影如形

一開始溫明便借沙田河寫出城市人生活的壓力，文明帶來環境污染的毒害連河中小魚小鳥都成為受害者：

剛好套落在河中垂首低怨

那隻小白鳥頸上

幼時拋環的遊戲

今天，都得了全中

摸不到底無無謂謂的幾尾小魚

從「中年人的一次偶遇」到「白鳥黑河」，我們看到溫明詩作的蛻變，此期間多篇創作都可以見到他駕駛文字和表達意象的準確，已今非昔比，難得的驚喜，溫明更

惜字如金，並不是始自篇末的「一個失戀男孩發出的一則短訊」。

我們有理由相信溫明在未來的作品中，有更多令我們驚喜的詩作，因為他的詩就是深切的體驗。沒有生命的詩，就像沒有流水的河，停止了蛻變，絕不能跳出自囿的規範。我們深信，創作的泉源繫於生活的投入。他詩作的面貌，是現代人生活的寫照。新詩的發展實在有賴熱誠的開拓，他默默的耕耘，是現今少有的。在詩壇充斥着膺品的今天，我們期待着他一本詩集的出現。

目 錄

走出青山粉絲廠

剪紙鶴

判死龍

捉潮人

這年代，要是有一把我們自己的風

搖搖橋

輕功風

調侃李白

浪與跳

彌敦道・白燈籠

太陽、月亮、搖搖板

路 雅

紅豆小手

十萬龍城

跛腳春天

十字架之間

獨乞二胡

近水樓台

南瓜蓬車

大觀園

醉風流

夜呢，就這樣

寧馨兒

蟬風莊

嘩啦嘩啦

一朵白色失眠的蓮

斑馬樹

呼呼河

雲雨拓

輕輕唧唧燭光

十五小品

倒寫青山

乖乖的山坡溜啊溜

餓馬搖鈴譜

青山粉絲廠

競猜槍手

那員外……

唐樓